

外国历史小丛书

俄国巡回展览画派

商务印书馆

奚静之



58171

外国历史小丛书

俄国巡回展览画派

奚 静 之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年·北京

责任编辑：俞曾元

封面设计：范贻光

外国历史小丛书

ÉGUÓ XÓNHUÍ ZHÁNLǎNHUÀIPÀI

俄国巡回展览画派

奚 静 之

商 各 印 以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717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3.500 册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35 千

印张 23/8

定价：0.28 元

DM 79/14

目 录

一	皇家美术学院.....	2
二	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	5
三	巡回展览画派.....	15
四	克拉姆斯科依、列宾和苏里科夫.....	21
五	巡回展览画派的其他画家.....	50
六	结束语.....	67

巡回展览画派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艺术史上一个富于革新精神的学派。它最初是由一群年青画家发起的组织，他们举办展览会，不仅在首都彼得堡展出，而且到俄国各省城进行巡回展览，所以叫做巡回展览画派。

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们，反对俄国学院派保守的教学方法和陈腐的规章制度，主张艺术表现人民的生活，强调艺术形式应为人民大众理解和接受，提倡艺术的民族特点，因此，巡回展览画派的理论和创作，为俄罗斯绘画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揭开了新的篇章。

在反映人民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在发挥艺术的社会作用上，巡回展览画派的艺术是欧洲各国任何一个画派所不能比拟的。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美术，而且对于东欧和其他一些国家民族艺术的发展，也产生过有益的影响。所以，巡回展览画派的历史，也是十九世纪欧洲文明史上值得回顾和纪念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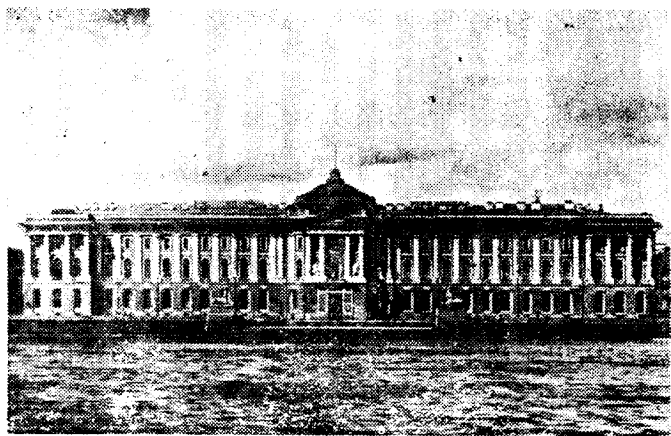
下面，我们就先从巡回展览画派的对立面——学

院派的大本营皇家美术学院谈起吧。

一 皇家美术学院

在彼得堡的涅瓦河边，矗立着一座雄伟、典雅的建筑物，这是十八世纪著名建筑师科科里诺夫的杰作。它那严整的格式、深厚的窗棂，显示了庄重的美。这就是俄国的最高美术学府——皇家美术学院。

皇家美术学院的建立，是十八世纪上半叶彼得大帝热中于当时西欧文明的结果。在他生前，建立俄国科学院、医学院、歌剧院等大部分规划都已付诸实现。而美术学院只是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才正式成立的，其



皇家美术学院

时已是女皇伊丽莎白执政了。在女皇的赞同下，教育家 and 艺术爱好者苏瓦洛夫（1727—1797）于1758年把学院定名为“三种主要艺术的学院”，校址设在彼得堡。不久，俄国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上台。她比她以前的两个女皇（彼得的侄女和女儿）聪明，爱好文学，更热中于沽名钓誉，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博学、开明的学者和艺术的保护人。为了把一切重大的文化建树都归功于自己，1764年，她宣布重新成立美术学院，并亲自将它命名为“俄国皇家美术学院”。

皇家美术学院直接受宫廷领导，按宫廷的要求培养需要的人才，院长由沙皇任命。学院初办时，曾设少年班，招收年满五岁的孩子入学。学院内外实行隔离，严禁学生同普通老百姓接触、来往，使他们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不同凡响的宫廷艺术家。

皇家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是按照法国和意大利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聘请的绘画教师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教师对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十分重视，素描被认为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学生练习素描先从临摹古典作品开始，然后画石膏，最后进入写生班。在写生班中仍然是接受长期的素描训练，一直要到高年级才开始进行油画人体习作。不论是油画还是雕塑专业的学生，在毕业时必须按学院规定的题材进

行毕业创作，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的，毕业后可免费派往法国或意大利进修。

十八世纪中期，皇家美术学院的任务主要是从事俄国宫廷、教堂、庄园、府邸的内外装饰，以及为宫廷贵族和社会名流制作肖像画。到了十八世纪后期，^④学院在训练学生装饰技巧和绘制肖像的同时，也大力提倡以俄罗斯民族历史、神话、寓言以及圣经作为题材的历史画，搞历史画的画家得到特别重视。此外，学院中还设有风景、静物、风俗画等工作室，但它们都属于次要的艺术门类。

皇家美术学院在俄国艺术史上应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不仅使俄国第一次出现了正规的美术教学体系，而且也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材。由于艺术才能不是以门第的高低可以决定的，因此自十八世纪中期以后，在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学院也吸收了不少来自平民阶层的学生，他们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勤奋的劳动，创造了生气勃勃、很有特色的艺术。如对俄国科学和文化艺术作出过极大贡献的罗蒙诺索夫（1711—1765），不仅自己参与镶嵌画的设计，还推荐了渔民的儿子舒宾（1740—1805，俄国著名雕刻家）到皇家美术学院学习。又如知识分子的子弟勃留洛夫（1799—1852）、А·伊凡诺夫（1806—1858）等，他们经过学院严格的基础

训练，以富有成果的创作，对俄国民族艺术的发展，对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皇家美术学院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局限。它是宫廷学府，在行政上由官僚统治，等级森严，死气沉沉；在艺术上盲目崇拜西欧，对俄国自己的民族传统十分轻视；在教学中，过于偏重素描、写生，对创作重视不够；而创作题材又死死束缚在圣经和神话的范围内，对描绘现实生活的题材则严加限制，从而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套因循守旧的成规，严重影响了学生创造性的发挥。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和民主运动的发展，皇家美术学院的教学和创作与变化了的社会形势越发不能适应了，在它的内部和外部都酝酿着一场变革的风暴。

二 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俄国，贵族地主的农奴经济占主导地位，工业非常落后。强迫性的农奴劳动生产率很低，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人为地把落后的俄罗斯与解脱了封建束缚、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西欧隔绝开来，使俄国历史发

展的车轮停滞不前。在1853—1856年对英、法、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正如当时的政论家、《现代人》杂志^①的撰稿人谢尔贡诺夫指出的：“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农奴制俄罗斯的腐败和衰弱。”俄国士兵，英勇血战，战争结束以后，却仍然以农奴的身分备受农奴主的侮辱和剥削。但是人民的沉默是不会持久的，谢尔贡诺夫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俄罗斯好象从昏睡病中醒了过来……人人都感觉有一根神经破裂了，回到旧时代的道路已经封锁。这是……并非由几年、而是由几个世纪所造成的历史时机之一，而且这些时机是象山中的雪崩，象赤道附近的骤雨一样不可避免的……人人都觉醒了，人人都开始思索，人人都充满着批判精神。”农民暴动席卷了整个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迫使沙皇政府在1861年2月19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

农奴制的废除，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争热情。赫尔岑^②把六十年代初期称作俄罗斯先进思想和文化

① 《现代人》，由诗人普希金创办，发刊于1836年。1837年诗人死后，由彼得堡大学校长普列特尼约夫编辑，并不引人注目。1847年，涅克拉索夫取得了《现代人》的发行权，使它成为十九世纪中期俄国文坛上最活跃的刊物之一。

② 赫尔岑(1812—1870)，俄国十九世纪的政论家，作家。著有《论

的“曙光期”。他说：“这七年中遍及各地的、引起普遍激动的思想、理想、问题、疑窦与事实，其数量是惊人的。”

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文化领域开始了新的觉醒，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在自然科学方面，出现了谢切诺夫（生理学）、皮罗果夫（外科学）和门捷列夫（化学）等卓越的科学家；在哲学、政论、美学方面，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革命的拥护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积极倡导唯物主义的美学理论。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著名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人民性、民族性等文艺创作原则，在理论上为当时俄国蓬勃兴起的文艺运动以有力的指导。俄国文坛上的巨匠如涅克拉索夫①、萨尔蒂科夫-谢德林②、屠格涅夫③、奥

自然研究的信》、《偷东西的喜鹊》、《谁的罪过》以及《往事与回忆》等。

① 涅克拉索夫(1821—1878)：《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十九世纪俄罗斯杰出的诗人。著有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在伏尔加河上》、《铁路》、《严寒——通红的鼻子》、《母亲》等。

②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十九世纪后期俄国作家。著有《戈罗夫略夫一家》、《矛盾》、《莫名其妙的故事》以及童话三十多篇。

③ 屠格涅夫(1818—1883)：十九世纪后期俄国作家。作品有《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以及中短篇小说《阿霞》、《春潮》、《僻静的角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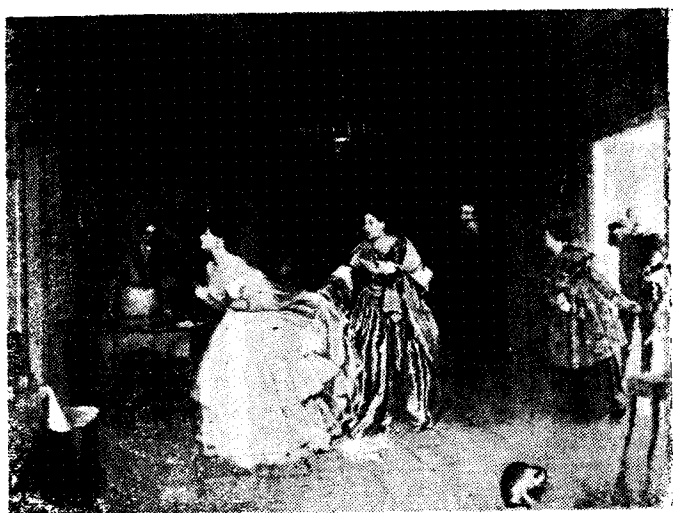
斯特洛夫斯基^①、列夫·托尔斯泰^②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出了俄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创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富有哲理的形象。进步的音乐家们成立了“强力集团”，探索俄国音乐的繁荣和民族化问题，他们反对当时上流社会对意大利和法国音乐的膜拜，而在俄国历史、人民生活、文学名著和民间文学中寻找题材，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鲍罗廷等人的创作打开了俄罗斯音乐的新局面。

俄国社会仿佛从沉睡状态中苏醒了，文艺界民主运动的活跃，带动了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领域的变化。

五十年代前后，军官出身的菲多托夫（1815—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先驱。他原是军官学校毕业、服役于近卫军团队的一个艺术爱好者，后在彼得堡得到了去皇家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四十年代开始，他在革命民主主义艺术观点的影响下，从现实生活中寻找题材，抓住十九世纪中期俄国社会上的畸形

① 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十九世纪后期俄国剧作家。作品有《大雷雨》、《白雪公主》、《来得容易去得快》、《狼与羊》、《没有陪嫁的女人》以及历史剧《土欣诺》等。

②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后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性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等。



少校求婚

和庸俗现象，予以尖刻、辛辣的揭露。他的版画《有存折的未婚妻》、《摩登商店》等，幽默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油画《初获勋章的人》、《过于挑剔的未婚妻》、《贵族的早餐》等，则对精神空虚的沙皇军官和贵族，作了深刻的讽刺。他的《少校求婚》一画，更是把贵族和商人各自为了追求对方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互相巴结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六十年代文学中对俄国社会弊病的揭露和批判，对美术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术家们也在积极探索和探讨：如何使造型艺术表现有社会意义的题材，同



不相称的婚姻

时找到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语言。在皇家美术学院以外从事创作的画家，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用风俗画的形式勾画了俄国社会的轮廓。如莫斯科的画家彼罗夫(1833—1882)在六十年代初画了三张题材新颖的作品：《复活节的宗教行列》、《乡村传教》和

《喝茶》，揭露了沙皇统治的基石——教会的丑态和伪善。1862年，另一位画家普基廖夫(1832—1890)的《不相称的婚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画家对俄国妇女的命运作了大胆的剖析：在昏暗的教堂中，神甫在给新婚的夫妇交换戒指。有钱有势而衰老不堪的新郎斜视着身旁的新娘，他头发脱落，眼睛塌陷，满脸皱纹，完全可以做姑娘的祖父了。新娘哭肿了眼睛，无可奈何地任人摆布。而神甫那臃肿、猥琐的背影，则更引

起人们十分的憎恶。

进步的社会思潮和绘画领域的新变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了皇家美术学院，在一向沉寂的学院围墙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还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学院已逐渐接受走读的旁听生，并建立了考试制度，因此，外省的许多非贵族出身的青年也有了进入学院的机会。这些学生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思想比较活跃，他们对学院深奥的古典主义教育感到枯燥乏味；对古代的希腊、罗马感到陌生；对以宗教故事为题材的艺术感到虚伪。这些年青人渴望用自己的画笔来表现自己所熟悉、所热爱的家乡和人民，然而学院的教条却不允许。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日益强烈的反感。

以前的学生，只要一进入学院，就如同进入了象牙之塔，受到小心翼翼的“保护”。他们不能与院墙外的普通人接触；古典艺术作品里的人物是他们学习的典范，美好的景色全在意大利和法国古典主义画家的画面上。他们把教授当作奥林匹亚（希腊神话中众神居住的神山）的神仙，当作引导自己进入艺术殿堂的上帝。然而现在随着春风的吹拂，终于发生了变化。当学院领导正在洋洋得意地高举古典主义大旗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威将要受到挑战

了。

1863年，学院公布了毕业生的金质大奖章竞赛题目——《瓦尔加列的宴会》，这是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神话故事，描写死神聚宴的场面。画面上的人物和道具都由学院统一规定。这个题材远离现实生活，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和接触现实生活的自由。于是一群年青人联名向学院上书，强调十三个油画系的毕业生画同一个题目，不能发挥各自的长处和特点，希望能自由选题，恳请学校当局谅解和满足他们的要求。

皇家美术学院的领导认为这是空前未有的越轨举动，指责他们的请求带有某种政治色彩，因而严加拒绝。其实，学院里的某些教授早就注意到许多学生对“高尚”题材不感兴趣，而偏偏热中于“低级”的风俗画了。这些来自外省和遥远边区的学生，暑期回家住在乡间，在开学后带回来的写生稿中，尽是农民、大车、草鞋这些使教授们高贵的眼睛受到亵渎的“低级、庸俗”的东西。在教授们看来，学生不画健美的古典裸体，而画衣衫褴褛的农民，不画希腊、罗马的廊柱，而画乡间歪歪斜斜的篱笆和草屋，简直是大逆不道。

面对学院领导的蛮横决定和教授们的无理指责，十三名油画系的和一名雕塑系的毕业生，毅然

离开了美术学院，以表示对学院陈规的抗议。他们推举富有组织才能和善于思考的克拉姆斯科依为领袖，在离学院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住宅，正式成立了“彼得堡自由美术家协会”，大部分人都搬到那儿，住在一起。

这些青年充满着探求真理的精神，他们认为艺术负有社会使命，不能仅仅满足少数人的需要，而应象当时的文学一样，反映社会的现实生活。十四个人按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所描写的公社原则生活，在一起画画、学习、探求艺术上的各种问题，彼此间严格要求，开诚布公地批评作品中存在的缺点。每年夏天，多数成员回到自己的家乡，秋天回来时，带来许多新颖的画稿和描绘民间生活的作品。冬天，他们就着手画一些大幅的历史画，或为订货者画肖像或圣像画，赚一点钱以维持生活。他们还经常在住处举办小型的作品展览，以扩大社会影响。

1864—1868年，是这个协会最繁荣的时期。每星期四，他们定期举行晚会，一般有四五十人参加。大厅中放着长桌，备有纸张、铅笔、颜料，大家可以自由作画，也可以写诗或讨论各种哲学、美学上的问题，还有人朗诵青年们喜爱的文学作品，研究一些他们最感兴趣的论文，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